

香港大學醫學院陳立基教授（對兩岸三地醫學生在醫學上的差異）

101年5月9日

透過醫學系鍾敦輝及王霈老師的推薦，我們有機會邀請到香港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陳立基教授於101年5月7-9日來輔大醫學系作短期訪問。陳教授畢業於香港大學解剖學系及醫學系，畢業後作短期臨床訓練後便到美國杜克大學攻讀生物人類學，取得博士後便回香港接受完整的骨科訓練，獲得專科醫師資格後卻轉回解剖學系專職解剖教學工作，並負責推動醫學系的PBL教學課程。以下記錄是陳立基教授在5月9日與醫學系一到四年級學生對談實錄，感謝醫學系四年級林維哲同學的整理及提供照片。

謝秉儒(醫二)：教授對人文課程的看法。

答：以前在大學時沒有學過文學、哲學等等人文課程，現在覺得很可惜，現在加中最多的書不是醫學的書；另外香港的大學現在也慢慢開始人文的課程，但是還是覺得不夠，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多的人文課程。



(醫二謝秉儒同學發問)



在遇到真實事件時，在未來的醫學過程中，才會有所反思，往裡面看；像是輔大在做大體解剖時，去拜訪家屬、深入思考死亡與生命。人文不應該是機器式，要有想法。

Education是什麼？愛因斯坦有說過：what remain in you, after you forget anything you learn, 這就是教育，就是能夠改變想法、思想的東西。要反思什麼東西對自己影響很大；醫學長長遇到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，有很多機會可以好好的思考。

謝冠群(醫一)：未來有機會進行校際的交流時，可以學到什麼？

答：因為交流的時段、年級的不同，所學到的東西也會不一樣；現再來交流的學生大多是臨床階段。

問：在香港有機會做交換學生嗎？會有哪些好處呢？

答：交流有一定的好處，在香港大學大部分的學生是香港人，國際的交換學生較少，只占少數的一部份，並且大多是在香港長大的外地人；但是國際化很重要，未來都有機會出國，國際化的問題遲早會遇到，所以交流對雙方有好處。

問：一些醫學之外的課程(像是物理等等)，似乎在醫學院裡面教的不夠，不知道教授的看法是如何？

答：眼光要寬，刀(有如知識)可用來做好事或壞事。我覺得一些背誦是重要的，但是有很多東西只是背誦是不夠的，PBL 是一個讓你利用知識去思考的學習模式；另外分數只是短暫的。

劉令嫻問(醫三)：很好奇香港大學是否是新生一入學就開始使用 PBL？

答：是的，但是一開始會和同學說明 PBL 如何進行，希望學生能夠積極學習，並且會多給一些時間；雖然有些人喜歡 PBL、有些人抱持懷疑態度，但是 PBL 是希望練習解決問題、how to approach 的能力。

問：香港、大陸、台灣、美國學生之間的差異？

答：美國的學生會勇於表達意見，可能是語言的關係(使用英文授課)，他們一有問題就問(不管是簡單的問題或是難題)；大陸的學生人很多，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太緊密；但是在台灣，人與人的關係很密切。

問：我們在進行 PBL 時應該將重點放在哪裡呢？

答：會根據 case 而有不同，有些重在診斷、有些是治療、有些則是 Pathogenesis 等議題。

問：在現在的醫療環境下，有些專科的人數少，那在香港的狀況是如何？

答：在香港也有熱門的科別和冷門的科別(例如家醫科)，但是很少聽到有專科缺人的狀況。



(醫四胡向偉同學發問)



會後全體師生與陳立基教授合影